

# 《西游记》及其故事在越南的传播与伦理选择

## The Spread and Ethical Choice of *Journey to the West* in Vietnam

刘志强 (Liu Zhiqiang)

**内容摘要:** 本文从文学与历史以及文学伦理学批评三重维度, 探讨《西游记》及其故事在越南的传播情况。尽管《西游记》及其故事迟于18世纪就传入越南, 但因越南最后两个封建王朝都崇儒, 排斥佛教, 《西游记》及其故事均未能获得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但作为世界文学经典之一, 其仍被越南人民不断改编和翻译。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是《西游记》及其故事在越南传播的一个高峰期。不同历史时期的伦理选择, 对《西游记》及其故事在越南的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西游记》; 越南; 传播; 文学伦理学批评

**作者简介:** 刘志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南亚文史。本文为2020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的征引阐释及启示研究”【项目批号: 20JZD046】和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四大名著在越南的传播及影响研究”【项目批号: 19BWW033】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Spread and Ethical Choice of *Journey to the West* in Vietnam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pread of *Journey to the West* and its derivative stories in Vietnam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 is believed that although *Journey to the West* and its stories were introduced to Vietnam in the 18th century at latest, neither of them received official ideological recognition because the last two feudal dynasties of Vietnam favored Confucianism while rejected Buddhism. However, as one of the world literary classics, *Journey to the West* and its stories were still adapted and constantly translated by Vietnamese people. From the 19<sup>th</sup> century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was a peak of spread in Vietnam. The ethical choic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pread of *Journey to the West* and its stories in Vietnam.

**Keywords:** *Journey to the West*; Vietnam; sprea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uthor:** Liu Zhiqiang is Professor at the Faculty of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China 510420).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Southeast Asi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Email: luuchicuong@163.com).

根据越南汉文文献《北使通录》的记载,《西游记》传播至越南至少有200余年的历史。过去100余年来,关于《西游记》及其故事在越南的传播情况,国内外学界也有一些研究,但相对而言,从历史纵向角度进行更深入探讨的成果不多,研究其传播过程中的伦理选择则更少。<sup>1</sup>文学伦理学批评从起源上把文学看成道德的产物,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的伦理表达方式,文学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sup>2</sup>以《西游记》为例,每个历史阶段,其在越南传播都具有特定的伦理选择。这些选择不选择的历史和伦理基础是什么?不同阶段的传播形态如何?这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 一、《西游记》及其故事在越南的传播

有关早期《西游记》在越南传播的文献记载并不多,但自明清之际,中越仍保持朝贡关系,赴华朝贡的使臣多为儒人,购买或获赠诗书已为常事。但有明一代,在国人的撰述中,《西游记》在越南的传播并不起眼。16世纪曾任明朝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给事中的严从简在其《殊域周咨录》中的记载:

(安南)如儒书则有少微史、《资治通鉴》史、《东莱》史、《五经》、《四书》、《胡氏》、《左传》、《性理》、《氏族》、《韵府》、《玉篇》、《翰墨》、《类聚》、《韩柳集》、《诗学大成》、《唐书》、《汉书》、《古文四场》、《文选》、《文萃》、《文献》、《二史纲目》、《贞观正要》、《太公家教》、《明心宝鉴》、

1 如1989年,法国学者克劳婷·苏尔梦编著有《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8年),其中收录有颜保教授所撰“中国小说对越南文学的影响”一文,涉及内容较少。1997年,马祖毅、任荣珍等著有《汉籍外译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涉及相关内容也仅数行文字。2008年,范宏贵、刘志强著《越南语言文化探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略有论及从语言追溯中国“四大发明”与“四大名著”之传越南的内容,但篇幅不大。近四十年来,越南学界较具代表性的著作主要包括阮春和所撰《中国古代小说对越南古代小说的影响》(顺化:顺化出版社,1998年),丁潘锦云所著《越南中世纪文学对中国叙事散文体裁的接受》(胡志明:胡志明市社会科学学院印行,2001年),黎亭卿于2005年所著《越南文学与〈三国演义〉》(胡志明市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黎亭卿在华东师范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小说在越南——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等。尽管涉及中文、外语两个学科,历史的视角不多,但前人学者的成果为本文提供了诸多参考。

2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90.

《剪灯新话》等书。(238-239)<sup>1</sup>

其中的原因，大体在后黎朝（1428-1789）已独尊儒术了。越南后黎朝独尊儒术，官方刊行有《黎朝教化条律四十七条》，其三十五条说：“凡经、史、子、集及文章有裨于世教者，方可刊板通行。若道释异端邪说诸书，并国诸传，及歌诗涉于淫荡者，不可刊板印刻，以伤风化”（1017）。其三十八条说：“凡佛寺浮屠，皆无益之事，係有名蓝原额弗禁。若某乡村无原额佛寺，不得私自构作，劳人费财。违者抵罪”（1017）。

就存世越南文献而论，即使无类似《黎朝教化条律四十七条》的要求，后黎以前，越南的志怪小说也较少，且篇幅较为单薄，较为著名的是14世纪李济川始撰的《越甸幽灵录》。尽管有尊儒的教化，越南在后黎朝也还是出现了一些神灵故事或传奇小说。15世纪陈世法等撰的《岭南摭怪》，16世纪阮屿模仿《剪灯新话》而作的汉文小说《传奇漫录》，以及18世纪段氏点的《传奇新谱》。谢超凡在“《越甸幽灵集》五种总提要”中说，越南汉文小说中，《越甸幽灵集》与《岭南摭怪》同为神灵故事的代表之作。《越甸幽灵集》记载越南祠庙供奉诸神的传记及灵验事，神主都受朝廷祀封，包括帝王将相、民间英雄和山川精灵等。<sup>2</sup>文学的产生是有目的性的，这个目的就是教诲。文学的基本功能就是教诲功能。文学的教诲是读者在阅读文学的审美过程中实现的。<sup>3</sup>越南陈朝李济川于1329年为《越甸幽灵集录》所撰序言“越甸幽灵集录序”即表达了这一功能：

古圣人言：“聪明正直足以称神。”非淫祠邪崇，滥得而称也。我皇粤宇内诸神，古来多矣。能彰厥续，阴相生灵者有几哉？然从来品类不等。或山川精粹，或人物杰灵。腾气势于当时，总英烈于来世。若不纪实，朱紫难明，因随浅见罕闻，编集成书。或好事者，尚其正之，是所望也。（6）

越南汉文文献较早明确记载《西游记》传入越南的时间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越南如清贡使黎贵惇（1726-1784）在其回忆录《北使通录》中记载，1761年八月初五赴京途经江西九江府，与清朝钦差官秦朝釭笔谈，笔谈内容明确了黎贵惇曾读过《西游记》。《北使通录》载：

午时，伊邀甲副使官道船，以笔谈诗谈文，问贵国制何如？曰：

1 此段文字原文为繁体字，笔者进行了简化。

2 参见孙逊、郑克孟、陈益源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页。

3 参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亦仿中朝”。开科何如？曰：“一样”〔……〕曰：“贵国产物如何？”曰：“传记不曰‘称奇草木皆在南方乎？’不敢过说，《西游记》有云‘中华虽是中华，虽是大邦，其穷无此’，此非仆等捏言也。”（6B-7A）<sup>1</sup>

尽管黎贵惇在《北使通录》的记载可以证明《西游记》在18世纪传入越南，但一方面由于后黎朝儒家思想在越南已占据正统，《西游记》传播至越南并没有获得儒士和高层的重视。2013年，越南学者黎亭卿认为：“证明《西游记》最晚从18世纪传入越南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一本叫《西游传》的无名氏喃字诗传。虽有许多不同的情节，但从内容来看，《西游传》是从章回小说《西游记》的一部分内容创造出来的。这部喃字诗歌集还没确定是何时间问世的，可是，根据颜保教授，如果从创作的作风来看，这个喃字诗歌集可能是在十八世纪问世的”（52）。笔者并不想否定这一推测，但就现存越南汉喃文献考察，我们发现无名氏喃传诗《西游传》是19世纪下半叶才诞生的。

至20世纪初，越南出现了较多的《西游记》故事的拉丁化越南文译本。就《西游记》的拉丁化越南文译本的研究而言，前辈学人也进行过一些重要的研究。2003年，马祖毅在其《汉籍外译史》中提及，《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传入越南的时间最早，在喃字时代就有了《西游记》的改写本。马祖毅还提及，1914年前，有陈丰穉译的《西游记》，其后，河内、西贡、边和三地出版了乐苦、阮公矫、黄明自、苏缜的译本。1961年，河内普通出版社又出版了越文本《西游记》，译者为瑞亭，该译本是根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的印本。<sup>2</sup>遗憾的是这些译本未曾能见，《汉籍外译史》对《西游记》在越南的翻译仅此一段话而已。考察颜保1989年在《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一书中相关的研究，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以前，《西游记》大致有四个拉丁化越南文译本。<sup>3</sup>

另据笔者的考察，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黄明自翻译的《西游演义》，实际上这个译本只翻译到七十九回，共计369页。但七十九回却翻译至大雷音寺，雷音寺的出现应是第九十八回。尽管不全，但陈丰穉等人的译本在20世纪上半叶，受到了越南民间读者的喜爱，曾数度再版。

1935年，黄明自翻译的《西游演义》，实际上是《西游记》的节译，如第一回略去诸多诗句，只以律诗一首，略译了猴王在西海牛贺洲地界突遇樵夫所唱之词——《满庭芳》。在20世纪上半叶，译者这样对诗词的处理，让

1 此段文字原文为繁体字，笔者进行了简化。

2 参见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15页。

3 参见克劳婷·苏尔梦编：《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颜保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31页。

《西游记》的文学审美受到一定的损害，但这并未让小说故事情节对读者的吸引减弱，因为普通读者更多地从娱乐角度欣赏《西游记》。20世纪中叶，越南才出现了《西游记》的全译本。越南学者在评价《西游记》在越南的传播时说道：“世界上存在诸多《西游记》的译本。在越南，《西游记》和《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有名，遗憾的是，现行的译本并不完整，遗漏了许多段落的内容”（Truong Chinh 85）<sup>1</sup>。

至1961年，瑞亭对原著的诗词全部进行了翻译，但全译本篇幅较长，两册共计1666页。如果没有被《西游记》深深吸引和对汉语、越南语都精通的才华，全部翻译是难以做到的。瑞亭的《西游记》在越南的译本较为充分地体现出文学审美价值。这一译本也获得了读者的认可，自1961年越南河内普通出版社出版以来，曾六度获得不同出版社的再版。

## 二、越南对《西游记》故事的诗传和戏曲改编

越南对《西游记》故事进行诗传和戏曲形式的改编，主要集中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就喃字诗传而言，目前我们能考察到的版本见少，《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载：“《西游传》（Tây Du Truyện，喃文书），今存印本1种，法国远东学院藏书。河内同文堂成泰五年（1893）印，六八体喃文诗传，中国《西游记》的译编”（刘春银 王小盾 陈义 887）。

1925年，阮玉春（Nguyễn Ngọc Xuân）从喃文转写为拉丁化越南文，在河内和海防印行。遗憾的是存世的《西游传》喃文书并不全，因此阮玉春转写的篇幅也较少，但其运用“六八体”诗式进行改写，具有浓厚的越南本土特色，其开篇曰：

Tây Du Truyện cũ lược bày（《西游》故事略说），  
 Thù cầu Đường - để kén thầy cầu kinh（唐皇寻人索取经）。  
 Đường - Tăng thầy tứ bộ hành（三藏师徒徐行），  
 Khâm - sai sắc chỉ lấy kinh chớ nản（钦差指令却犯难）。  
 Thẳng dong ngựa tểch gác an（唐僧鞍马直布来），  
 Thanh thanh bước tới, khoan khoan lộ trình（碎步轻盈缓缓来）。  
 Đường trường đậm liễu cảnh thanh（沿途柳绿景青），  
 Cỏ hoa đua đón ngàn xanh một màu（花接绿迎一片）。（Nguyễn Ngọc Xuân 1）

值得一提的是，就存世文献考察，《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在越南均没有被改编为“六八体”诗传，而只有《西游记》被部分改编了。至于《西游记》没有被改编全部内容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是若真全部改编

1 凡未特殊注明，本文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拙译。



了，能理解的也许更多还是文人士子。我们设想一下，假如中国四大名著全部于18-19世纪都被改编为“六八体”诗式，其在越南的影响是否能超过阮攸的《金云翘传》呢？但值得思考的是，如果中国四大名著都被改编为“六八体”诗式，其未必能像直接翻译更能表达出四大名著文学艺术的细腻和精华。

确实，“六八体”的《西游记》容易朗朗上口，贴近越南语口语，但是由于越南后黎朝和阮朝（1802-1945）独尊儒术，以佛、道教理念为主的《西游记》并不符合这一时期越南官方对社会的伦理教化需求。阮朝于明命十五年（1834年）“颁训条于中外”，其《皇朝圣谕训迪十条》正心术条载：

夫心者，人之本也。其心正则万善所由生，其心不正则百恶所从出，可不慎欤？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是以仁义礼智，蔼然四端，人之初生，无不固有。朕原尔百姓等，各思恒守善心，存养良知，虽所业有不同，而向善则一。辟恶去邪，咸归于正。（……）若不思警者，淫僻邪秽，无所不为，到此陷于刑章，噬脐何及！（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 1029-1030）

其崇正学条也提醒：“务崇正学，讲明人伦。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孔孟之教，仁义为先；是皆所当讲也。若夫一切左道异端，勿为其所诳惑”（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 1033）。正由于此，我们在存世越南官方文献和士大夫的汉文作品中，几乎看不到任何征引《西游记》的内容。这一点，与《三国演义》在越南传播的情况明显相左。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官方和士大夫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在阮朝结束以前，较少征引或进行模仿再创作，但作为民间对《西游记》的戏剧改编，则是另一番现象。存世所藏较早的《西游记》戏剧改编本至迟出现在19世纪。《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载：

《西游记演传》（*Tây Du Ký Diễn Truyện*，喃文书），今存抄本1种，藏于法国远东学院。2414页，100册，据《西游记》所撰噉剧，共一百回，存97回，欠13，29，30回。第53回残缺，第72，100回重出。汉喃两种文字间用，内容为唐玄奘跋山涉水往西竺求经的故事。（刘春银王小盾 陈义 878）

另据张秀民早年的研究，1878年，有越南嘉定城惟明氏撰《西游演歌二板》（戏曲剧本）在广东佛山粤东陈村永和源刊刻，并发售于越南堤岸（西贡）。<sup>1</sup>此书现藏于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篇幅也不长，共18页。英国皇家图书馆另藏有《西游唐僧取经歌传》戏曲剧本，共52页，年代不详。越南国家

1 参见张秀民：“中越关系史书目续编”，《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2002）：34-47。

图书馆又藏有《西游》《西游传》分别23页和30页篇幅的戏曲剧本。<sup>1</sup>

20世纪初，拉丁化越南文逐渐推广和近代印刷术在越南引入，拉丁化越南文版的《西游记》故事在越南北方和南方均具有较大的民间读者市场。由此，戏剧形式的《西游记》故事市场逐渐为商家发现和推广。1929年，《西游记演传——大圣闹天宫》在河内印行，并不署名改编者，但署“富文店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西游记》故事的戏剧改编本从审美上并没有过多的特色。只是把《西游记——大圣闹天宫》故事全部以对话的形式进行描述，改编者也没有署名。但在《西游记——大圣乱打妖洞》这一剧本中，则出现了少量的诗歌，但这些诗歌并没有运用越南特色的“双七体”或“六八体”诗式，而是模仿了中国律诗，尽管没有署名改编者，但所创作的诗歌仍具有较高的审美。如《西游记——大圣乱打妖洞》第一场描述孙悟空为百姓除妖降魔的功绩时，有诗曰：

Giới đã sinh ra một giống yêu (世间尽生妖孽种)，  
 Làm ra quấy rối chốn dân miếu (骚扰民间躲庙中)。  
 Ai hay Hành Giả nhiều oai phép (谁知悟空多法力)，  
 Đánh phá toang hoang rất hiểm nghèo (除魔降妖扫荡空)。(无名氏1)

这些诗歌使用越南语进行朗诵，朗朗上口，也是《西游记》故事本土化和民间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越南吴永康(Ngô Vĩnh Khang)还曾把《西游记》的故事改编为改良戏(Tuồng Cải Lương)，较为出名的是1930年由西贡今夕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孙悟空闹地府》等。其改编的蓝本，应是18-19世纪问世的喃字啮剧剧本。

另根据其封面、封底广告，尚有《石猴出世》《混世魔王》《水帘洞》《孙悟空补任弼马温》《齐天大圣乱天庭》《唐太宗游地府》《唐三藏救孙行者》《三藏出世》等销售。与全部用“六八体”诗式改编为喃传不同，啮剧改良的文本，既有旁白，也有对话，更穿插“双七体”、“六八体”诗式，且增添诸多场景。如《孙悟空闹地府》第一幕，先描述混世魔王与青柳娘在水脏洞中寻欢取乐的对话，随即侍女们主动歌舞，其歌曰：

Gió xuân - phong thổi cùng khắp nơi (春风吹送回大地)，  
 Khiến cỏ hoa múa khoe sắc đẹp (花草迎风，曼舞争艳)。  
 Cùng với cảnh sắc đua tươi (景色醉人可堪)，  
 Thế - gian thú này mấy mươi (世间乐趣无穷)。  
 Xuân cảnh xuân chén rượu nồng (春景春酒正浓)，

1 参见黎亭卿：《中国古代小说在越南——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中心》，2013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第170、171、177页。

Thú vui chẳng cùng, cúi đầu qui dụng (幸事无尽王尽享)。

Chén huỳnh tiệc xuân, cúi xin nhậm dùng (金樽春宴请王赏)! (Ngô Vĩnh Khang 3)

1935年，由新山 (Tân Sơn) 编剧的另一个版本的《孙悟空闹地府》改良喉剧剧本问世，同样是由范文盛 (Phạm Văn Thịnh) 在越南西贡印行出版。

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sup>1</sup>19世纪末，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南部以西贡为中心的交趾支那、中部阮朝、北部东京。越南传统思想和文化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下，受到强烈冲击，尤其是西贡和河内。作为民间，惩恶扬善、反抗不公、修身爱民，依然具有较强的民族共情和教诲能力。以《西游记》在越南的戏曲改写本为例，除了娱乐功能外，其对于下层社会的教诲功能是毫无疑问的。

### 三、《西游记》在越南传播的伦理选择

《西游记》在越南传播最重要的原因，是越南对其进行了伦理选择。确切的说，是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越南官方和民间对《西游记》所包涵的伦理做出相应的选择。这一选择决定了《西游记》在越南传播的层次和范围。

理性意志约束自由意识的文学范例，在《西游记》描写的孙悟空身上也同样可以看到。孙悟空究竟是一个什么形象，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作为一种自由意识的体现，则是显而易见的。<sup>2</sup>《西游记》问世的时代，正是越南独尊儒术的时代，而儒家是提倡修身，自我约束的。这与《西游记》孙悟空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形象相悖，尽管最后孙悟空同样得道成佛，但在越南独尊儒术的后黎朝和阮朝并未获得过官方和士大夫阶层的认可，这是造成早期《西游记》在越南传播有限的伦理因素。考察越南现存相关历史文献，尚未发现15世纪至20世纪初的官修史籍和士大夫的汉文作品有任何征引《西游记》的痕迹，我们也未发现这两个朝代的任何地理书有对《西游记》中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书写的记载。这与三国故事在越南的伦理选择完全不同。尤其到了19世纪越南阮朝时代，明命十六年（1835年），阮朝官方明文规定设立武庙，三国人物之一诸葛亮被官方点名奉祭。《明命政要》载：

礼部臣奏言：“为国之道，文武并行，令内外并建文庙，而武教尤未之及。夫设立武教，使弁胄知所视效，亦是礼之所以义起也。唐玄宗开元年间，两京各设太公庙肃尊，又尊古名将及本朝功臣可为后人矜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2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96.



示者，配飨用召激励”。帝从之。乃命于京城外之西，建庙祠。尚父姜太公，以北朝管仲、穰苴、孙武子、张良、韩信、诸葛亮、李靖、郭子仪、李晟、岳飞、徐达，我国陈国峻、黎魁，本朝阮有进、阮有谏、尊室会、阮文张等从祀。（阮朝枢密院何权等 12: 14a）

与三国故事在越南提倡“忠、孝、节、义”的儒家思想不同，《西游记》在后黎朝和阮朝的官方伦理中并未获得选择。由于担心触犯官方伦理正统的忌讳，士大夫的作品中均未征引过《西游记》这一作品。

但是降至19世纪中叶，由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使越南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19世纪中叶，法国殖民者开始侵占越南。1884年，越南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治下的越南，对于儒家“忠君爱国”的主旋律并不推崇，同时还希望推广新的文字，试图割断中越传统文化的联系。至19世纪后半叶，法国殖民统治者认为，如果强制推行法文会受到越南民族主义的抵制，于是法国殖民者在越南开始推行拉丁化越南文，通过这种方式让一部分越南人逐步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但是如何使拉丁化越南文吸引更多人？这是一个让殖民者难办的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法国一些文化素质高的官员、商人，通晓汉语的华人知识分子们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翻译出版大量的中国明清小说，通过拉丁化越南文的报刊、印刷商进行翻译传播，这样一来，不但使普通的越南人的文化认知得益于拉丁化越南文，也让商人、华人知识分子们各得其所。毕竟，越南在整个封建历史时期的识字率是较低的。这是20世纪初《西游记》被拉丁化越南文改编、翻译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的伦理选择，与后黎朝和阮朝不同，法国殖民者为了普及拉丁化越南文，对文学的意识形态管控较为宽松，让《西游记》在这一时期的传播具有相对自由的伦理选择权。这一时期，《西游记》在越南的传播更体现出其民间性，即没有官方的干预。民间对《西游记》进行相对自由的伦理选择，运用喃字或拉丁化越南文对《西游记》进行戏曲或诗歌的改编，对读者、观众等接受者进行伦理教诲，维系各自选择的伦理价值观。

佛教的伦理教诲功能选择也是20世纪初《西游记》被不断重复翻译的重要因素之一。1933-1935年越南学者乐苦（Lạc Khô）重译了《西游记》，在译本序言中，他说道：

有人说，《西游记》是一部描写神圣变化，魔鬼妖精的荒唐小说，这样一部会让读者产生心乱头痛的小说，已经不少人翻译牟利去了，奈何你还翻，还要评价它？这些人说得也没错，但是就我而言，《西游记》的读者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沉迷的读者，被离奇的故事所吸引的。另一派则是清醒的读者，它就像符咒一样把读者带入佛界。

我试举《西游记》中的五点绝妙之处。一是阅读《西游记》，你可以明白化福转运、乐极伤悲、否极泰来之机，守住专一精神，哪怕是千妖万怪都会避而远之，他们的千变万化都迷惑不了你。若离开一个“缘”，一个“一”字，则魔鬼即来扰乱。若自己阅读，您会发现诸多奥妙皆在《西游记》中。二是阅读《西游记》，会让我们体会到世间无所谓困境，只要我们一心向佛、道，则菩提之路不远，灵山自在眼前，极乐自在心中。多少苦恼和灾难皆是空，正如唐三藏，是修行者的旗帜，是信徒们的光明火炬。反之，若不专一，心无精诚，遇难丧志，见色起意如八戒则一无所成。三是阅读《西游记》，让我们明白，修行需要忍辱、精诚，谦和、淳勤方能到达彼岸。无论多么聪明，多么勇猛，如何有才，如何厉害之如孙悟空，都难以跳出造化之极。四是阅读《西游记》，让我们体会到，无论人如何愚钝、窘迫，只要皈依佛门，洗刷前罪，出生入死，一心向佛如唐三藏，亦无憾矣！五是阅读《西游记》，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无比神圣，无比美好的，皆因染上尘埃，而生出诸苦、厄、惊、惧。如唐三藏所遭遇的八十一难皆由心生，看似荒唐而非荒唐也！（Lạc Khô 2-5）

在读者眼中，也许自己可以成为《西游记》中的任何一个人物，但无论如何，孙悟空这个人物是读者最青睐的。因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认为人性善恶共存是多数人的共识。正如聂珍钊教授说，无论西方文学，还是中国文学，大量的文学文本给我们提供了斯芬克斯因子不同组合与变化的范例，证明斯芬克斯因子对于理解文学的价值。斯芬克斯因子是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构成的，并通过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发挥作用。两种意志之间力量的消长，导致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变化和故事情节的发展。<sup>1</sup>法国殖民者统治政策，客观上又让《西游记》的伦理价值获得一种非儒家的选择。除了精神娱乐的伦理选择之外，作为普通读者，乃至儿童读者，在戏曲改编本和译本中也可以获得一种“人定胜天”，反抗不公的朴素的伦理价值选择，这也与儒家王朝主流意识不完全相悖。

1945年，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灭亡，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但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越南随即进入抗法战争时期（1945-1954）。在这一时期，领导抗法战争的是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抗法战争又是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取得胜利的。由此而观之，两国在主旋律的思想上是具有较大共性的。如讽刺和批判封建社会的不公和官场黑暗，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对普通百姓的压迫等。这一时期，越南翻译出版了《西游记》的全译本，蓝本是1957年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具有较为深刻的时代烙印。1955年人民文学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

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前言说道：

宋、元至明初几百年间关于取经故事的民间口头传说以及话本小说和杂剧，使《西游记》取经故事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文艺形式得到不断的发展。在长期的故事流传过程中，人民群众不断地改造和丰富原有故事的情节内容，同时也把他们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封建社会的观察和认识，对于封建社会里种种丑恶势力的批判和斗争，乃至他们征服自然力的理想和愿望注入了取经故事。（郭豫适 简茂森 6）

因此，20世纪中后期，《西游记》在越南的传播，具有社会主义伦理价值观的选择，与越南被法国殖民时期不同，这一时期《西游记》在越南的传播，官方的伦理选择占据主流。越南自1986年改革开放，此后东西方外部的文学和各种伦理价值观冲击着越南。越南读者在阅读《西游记》时，有了更多元的伦理思考。但有一些是不会改变的，如对乐观、机智、勇敢、坚定和神通广大的孙悟空的喜爱，对贪吃好色的猪八戒的讽刺，对社会不公现象的不满等。2014年，越南再版的瑞亭翻译的全译本《西游记》，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前言进行了全译，其中即强调小说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封建社会权威和等级制度的轻蔑，以及有一个民主、平等社会的愿望。<sup>1</sup>

《西游记》在越南传播的一个重要伦理选择，是家长对子女的教诲。这种教诲一方面是通过阅读漫画故事集或《西游记》儿童版进行的。如由慧文翻译的《西游记》漫画故事集，2010年由河内美术出版社出版。2011年，河内文化通讯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梦宝翻译的《西游记》缩略版。2012年，由陈友弄翻译的《西游记》漫画故事集由河内教育出版社出版。<sup>2</sup>此外，诸多由唐僧师徒四人的形象作为模型的儿童玩具在越南较为盛行。值得一提的是，《西游记》对青少年朴素的伦理教诲，是可以穿越不同的历史时空的，尤其在越南民间，因为这种伦理选择属于东方传统的，朴素的价值观。

### 余论

纵观《西游记》及其故事在越南的传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不成熟的看法。首先，作为小说形态的《西游记》在越南的传播，至迟是18世纪已经明载。但由于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儒教思想相左，没有被官方和士大夫的作品征引。作为故事形态的传播，也许更早，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有现存的相关记载。其次，作为戏曲形式的《西游记》故事在越南获得较为广泛的传播，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最盛。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国殖民的文化政策使然，

1 参见 Thừa Ân Ngô, *Tây Du Ký* and Thụy Đình dịch, Chu Thiên hiệu đính,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ọc, 2014, tr.5.

2 参见 黎亭卿:《中国古代小说在越南——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中心》，2013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第55页。

但商业和资本的注入，印刷术的推广和城市人口的增加等因素也不可忽视。第三，19世纪至20世纪初，拉丁化越南语在越南获得前所未有的推广，客观上促进了《西游记》及其故事在越南的传播。从拉丁化全译本的文学审美而言，好的译本依然是可遇而不可求，因为汉文原著的文学审美相对于越南译者而言，实际上需要具有较高层次的汉越语言和文化修养才能办到。第四，《西游记》及其故事在越南的传播离不开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层次受众的伦理选择，其中佛教伦理在20世纪初的影响不容忽视。20世纪50年代以来，其积极价值观的一面同样被新的社会制度所选择。正如聂珍钊所言，理解一部文学作品，需要从斯芬克斯因子的分析入手进行，进而对作品做出客观的价值判断，挖掘其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

### Works Cited

- 无名氏：《西游演剧——大圣乱打妖洞》。河内：河内富文出版社，1929年。  
[Anonymous. *Play of Journey to the West—The Monkey King Fights the Demon Cave*. Hanoi: Phu Van Publishing House, 1929.]
-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编：《儒藏》（越南之部），《黎朝教化条律四十七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Editorial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Confucian Canon, PKU, eds. *Confucian Canon (Vietnam)*, 47 *Articles for Edification in Le Dynasty*. Beijing: Peking UP, 2013.]
- 郭豫适、简茂森：“《西游记》序”，《西游记》，吴承恩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Guo Yushi and Jian Maosen. “Preface to *Journey to the West*.” *Journey to the West*, Wu Chenge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0.]
- 阮朝枢密院何权等撰修：《明命政要》卷之十二礼乐下。西贡：南越政权国务卿府文化特责处影行，1972年。  
[He Quan from Privy Council of Nguyen Dynasty eds. *The Governance of Ming Mang* Vol.12. Saigon: Special Cultural Office f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f the South Vietnamese Regime, 1972.]
- Lạc Khô dịch thuật. *Tây Du Ký—Phê bình theo Tâm lý học và Triết học*. Hà Nội: Trung Ký xuất bản, 1933-1935.  
[Lac, Kho. *Journey to the West—A Critique of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 Hanoi: Trung Ky Publishing House, 1933-1935.]
- 黎贵悖：《北使通录》，阮氏雪译注。河内：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Le, Quy Don. *Complete Account of an Envoy to the North*,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Thi Tuyet Nguyen. Hanoi: Normal UP, 2018.]
- 刘春银、王小盾、陈义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编印，2002年。  
[Liu Chunyin, Wang Xiaodun and Chen Yi, eds. *A Bibliography of Han Nan Documents in Vietnam*. Taipei (China):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2002.]
- 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Ma Zuyi and Ren Rongzhen.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 Wu Han: Hubei Education Press, 2003.]
- Ngô Thừa Ân. *Tây Du Ký*, Thụy Đình dịch, *Chu Thiên hiệu đính*.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ọc, 2014.
- [Ngo, Thua An. *Journey to the West*, translated by Dinh Thuy, revised by Thien Chu. Hanoi: Literary Publishing House, 2014.]
- Ngô Vinh Khang soạn. *Tôn Ngộ Không Náo Địa Phủ*. Sài Gòn: Nhà in Xưa Nay, 1930.
- [Ngo Vinh Khang. *Monkey King in the Underworld*. Saigon: Xua Nay Publishing House, 1930.]
- Nguyễn Ngọc Xuân. *Tây Du Truyện*. Hà Nội: hiệu ÍCH KỸ, 1925.
- [Nguyen, Ngoc Xuan. *Journey to the West*. Hanoi: ICH KY Publishing House, 1925.]
-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 [Nie Zhenzhao.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 克劳婷·苏尔梦编: 《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 颜保等译。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年。
- [Salmon, Claudine, ed. *Chinese Traditional Novels in Asia*, translated by Yan Bao et al. Beijing: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 孙逊、郑克孟、陈益源编: 《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2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
- [Sun Xun, Zheng Kemeng and Chen Yiyuan, eds. *Vietnamese Chinese Novel Collection Vol.II*.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1.]
- Trương Chính. *Lịch sử Văn học Trung Quốc*.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Giáo Dục, 1971.
- [Truong, Chinh.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no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71.]
- 黎亭卿: 《中国古代小说在越南——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中心》, 2013年。华东师范大学, 博士论文。
- [Le, Dinh Khanh. *Chinese Ancient Novels in Vietnam, focusing o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Water Margin and Journey to the West*. 2013.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 李济川: “越甸幽灵集录序”, 《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2册, 孙逊、郑克孟、陈益源编。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
- [Ly, Te Xuyen. “Preface of Viet Dien U Linh Tap” (Anthology of the spirits of the departed of the Vietnamese udomain), *Vietnamese Chinese Novel Collection Vol.II*, edited by Sun Xun, Zheng Kemeng and Chen Yiyuan.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1.]
- 严从简: 《殊域周咨录》, 余思黎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 1993年。
- [Yan Congjian. *Shuyuzhouzilu (Ming dynasty record of exploration and foreign relations)*, collated by Yu Sili.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93.]
- 张秀民: “中越关系史书目续编”, 《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2002): 34-47。
- [Zhang Xiumin. “Continuation of Bibliography on History of Sino-Vietnam Relations.” *Communication of China Southeast Asian Research Association* 1 (2002): 34-47.]